

父亲,只对一个人有效

丁迎新

那是城郊结合部的十字路口,属于繁华与冷落的分界线。国道穿越而过,过往车辆特别地多,遇雨,水泥路面上满是从乡村带来的泥巴,像长满了疤痕,再晴上三两天,车轮卷起的尘土没落地的时候,能呛得经过的人打咳嗽。

男人不怕。男人的修车摊紧邻十字路口,几根竹竿撑起柏油毡的篷布,夹在两棵遮不了多少荫的行道树之间,篷布下一张堆满零部件和工具的破木桌,地上散乱摆放着水盆、工具和几辆修好或待修的自行车,两张农村人家已经不多见的长条板凳,一辆锈迹斑斑的加重自行车,还有一张紧靠着树的躺椅。经常路过的人知道,修车摊已经存在十几年了,什么都在变,唯独修车摊没什么变化。

要说变,也有,那就是躺椅上的人。

只要男人在,躺椅上的人就会在,从幼小的孩子到肥胖的已经远远超越了男人的大人身形,一直躺在那。

每天天蒙蒙亮,男人骑着加重自行车过来,自行车的横梁上坐着躺椅上的人。男人的两只手臂努力地向两边张开,环抱着横梁上的人,同时紧紧握着车把,头狠狠偏向一边,才能绕过人看到前边的路。脚用力地踩,以至于身体一曲一伸,像鸡啄米。随着驮着的人体形日渐胖大,男人已经力不从心,但还是风雨无阻,酷日和霜雪无阻,每天如是。

棚是不用收的,桌子板凳也没人会要,扔还来不及。骑到跟前,双刹狠捏,外加两脚落地帮助刹车,滑行几步才能停下。两手把人抱下车,让车歪在一边,先搀到躺椅上躺下,再拉起歪倒的自行车放正和停稳。然后开始工作。

那人的饭量很大,大到不知道停口,一直吃,给什么吃什么,津津有味地吃。吃多了,就总要屙,不知道叫一声,一屙就是一裤裆,臭气熏天,谁都躲得远远地。男人手忙脚乱地为他换裤子,换了就洗,洗了就搭在一边的树上晾晒。

小的时候,有小孩子故意欺负他,用树叶包上大便或者泥土,给他吃,照吃不误。气得男人一把拎起小孩,攒到地上。孩子的家长找上门来论理,男人坐在那,闷声不响,骂不还口,直到家长骂累了离开。

那人越来越肥胖,又白又胖,劲便大。动怒就要动手,一巴掌,能把男人扇跌倒,半天爬不起来。小时用绳子捆,大了捆不住了,只好哄,在地上爬,学狗叫学猫叫,逗他开心。男人的一只耳朵是残缺的,就是他撕扯的结果。

男人只在一个时候笑,浅浅地笑,那就是那人喊出单音节的爸时。不用说,男人是父亲,那人是儿子。可惜的是,儿子只会喊一个爸字,可就这,男人已经很满足。一个爸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所有的累都不再是累。

男人总回想起当年,那时多开心啊。预产期过了,儿子还没出生,生出来才知道,脐带绕了颈子,小脸发青。总算活下来了,又白又胖,特别可爱,男人喜欢得不得了。一岁了,两岁了,儿子还是不说话,不走路,男人急了,和老婆儿子一起到处求医。求归求,治不了。一天男人从外面做活回家,老婆不见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从此不再回来。连气带急加上生病,一双父母相继去世,只剩下了男人和儿子。

男人不能出门做活了,就在十字路口摆了个修车摊,父子俩同进同出,白天晚上都在一起。有熟人见男人可怜,就张罗着牵线搭桥做媒,多是离了婚或丈夫走了的,有的还带着娃,对男人也满意。可男人总是摇头,说不想拖累人家,一来二去,再没人热心了。

世事总是难料。一个喝醉了酒的驾驶员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时转弯,弯没转过来,直接撞向修车摊。男人和儿子同时被送到了医院。男人醒过来的一刻,一把掀开被子,大叫:

儿子,儿子!

当一眼看到儿子就睡在相邻的病床上,鼻子嘴巴上也插着管子,胸脯在起伏时,脸上漾起欣慰的笑,身子一软,倒了下去。

男人始终在昏迷中,每次醒来的一刻,嘴里总叫着儿子,然后接着昏迷。那一次,男人好像是真正的醒了,侧过头来,看相邻病床上的儿子。可看到的却是空床。一声嘶哑无力的儿子两个字喊出来,头歪了过去,不再醒来。

父亲,只对一个人有效。

当那个人不在了时,父亲也就失效了,连同支撑的勇气和力量!

大地上的犁铧

张淑清

犁铧伸进大地的时候,村庄的温度刚刚好,不冷也不热,我的裸足很羞涩地亲了亲泥土,有些扎脚,还有些扭捏。这是我走出城市的车水马龙,想在久违的田野里做回一头牛,从前的一切,声声漫来。母亲在后边扶犁,我肩上扛着一道麻绳在前面砥砺前行。泥土的浪花一遍一遍蹚过我的身体,我内心的石头不再坚硬。

母亲说,慢慢拉犁,浅了种子覆不上泥土,深了,土地会疼。母亲说这些的时候,雀子在枝头演奏出天籁的曲子。马铃薯泊在一只竹筐里等待春天落地,它在暗处鼓出一撮嫩芽,朝着有阳光的地方努力生长。我每走一步,都可以听到泥土的阵痛,撕裂般的嚎叫仿佛正在生产的孕妇。这是普遍流淌在我心灵的湖泊,岁月越深,越美丽清澈。而马铃薯的前世今生一直在我的生命中走来走去,它比泥土更接近我的灵魂,我曾经在各个转折路口,和马铃薯长相厮守,它普世的价值喂养了我成长的历程。我想马铃薯在很多年代虔诚卑微地活在一个个角落,很少在阳台晒晒太阳,在高级场所抛头露面。我喜欢马铃薯不仅仅是它身上泥土的味道,还有骨髓里弥漫的善良。

我努力让自己像一头牛一样地行走,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在板结的大地上能拓出一

条条比直的经纬线。就在不远处,铁牛突突地炸响,它走过的梯田像学生用的算数本,多一寸就厚,少一寸就薄,厚薄均匀恰似一幅水墨丹青。

犁铧老了,身上落满光阴的年轮。纵横的伤痕像一朵朵盛绽在尘世的花。我触摸着犁铧,那些横七竖八罗列的皱纹,一把镰刀似的,在我的思想里收割着记忆的麦穗。年复一年,犁铧废弃忘食地耕耘,它的轱辘上走过一匹匹马的驰骋,一头头牛的温情。牛马组合的村庄,烟火气息浓如一杯久封在坛内的老酒,我们在月色若水的厩里,与牛马坦然交流,它们是家里最忠诚可靠的亲人。那样的月夜,犁铧就安静地站在牛马一旁,相敬如宾,共同珍惜着俗世里的一份遇见。

多年以后,犁铧还在,牛马却去向不明,它们被村庄注销了户口,只活在薄薄的纸上。犁铧常常伫立在墙根下或者阴暗的缝隙,缅怀过去与牛马在一起的繁花似锦,激情澎湃。

母亲和犁铧一道成了大地上最后的坚守,所有不能扎根的植物,就如一络清风,终是村庄的过客。我知道,把村庄变作故乡的人,他们在领略了诗歌与远方之后,必然会有像我一样的苏醒。



初见
苗青
摄

鸟性

王贵宏

往事在岁月里发酵久了,会慢慢清晰地浮现出来。

我童年和少年时特别喜欢鸟,一到冬天放了寒假,整天忙活着扎鸟笼、做扣拍,捕鸟养鸟溜鸟就成了我的主要活动,经常同小伙伴们去山边野地里架滚笼捕鸟。小兴安岭的鸟特别多,多到有許多鸟连名都叫不出来。

捕到有漂亮的鸟后,便装入笼中养起来,但不是所有的鸟都能随遇而安地活下来,气性大的不胜枚举。比如飞龙,成鸟捕捉后很难养活。失去自由后的飞龙,会笨拙地乱钻乱撞,眼睛血红,叫声凄惨,不足一个昼夜就会气绝。此鸟虽价格不菲,却没人能养它们。

比飞龙气性大的有一种鸟叫“蓝大胆”,喙又尖又长,着一袭浅蓝衣衫,只腹部有少许白色羽毛,喜食朽木内的虫子,人近在咫尺也不飞逃,故得大胆俗名。此鸟胆大气性更大,它被扣拍(一种捕鸟工具,类似鼠夹,上有凸网)捕捉,被装入笼后,表面上不抗不挣,实则蹲在那儿生闷气,不消一个时辰,就三魂荡荡七魄悠悠了。可谓士可杀不可辱。

还有一种被人称为“黄山蹶跹”(学名可能是兴安花雀)的鸟,周身着黄蓝白色盛装,十分漂亮,长长的尾翎在地上行走或飞翔时上下摆动,仿佛在故意炫耀。失去自由后,亦不挣扎,

片刻便歪倒在笼子一隅,翅膀耷拉,颈部僵硬,你以为它已“自行了断”了呢。其实不然,当你放松警惕打开笼门,将它托在手上或放在地上时,它会扑棱一下,趁隙飞逃而去。原来此鸟竟会诈死,真乃鸟中精灵!

气性最大的鸟是麻雀。虽多也易捕捉,但捉后几乎无一人能够将其养活。关在笼中的麻雀须臾间就撞得头破血流,很快便驾鹤西游了。

世事皆有例外。失去自由的苏雀,便表现得随遇而安,即使身陷囹圄后几分钟,也少有其它鸟那般胡扑乱撞、痛不欲生。它们用小巧的喙漫不经心地一下一下将笼内谷穗上的小米粒含在嘴里,然后上下喙不停磨动,在噼啪的细微响声里,米粒薄薄的外壳纷纷落下,煞是有趣。吃食的空隙中,它们还会忙里偷闲地环顾四周,发出尖细婉转的清晰叫声,从那种叫声中,你很难听出凄婉和绝望。

我还养过鹰,用沾网捕到的鹰十分凶猛,主动攻击人。它被捕捉后先惶恐不安一阵子,几日后便慢慢适应环境了。尽管对身陷囹圄心有不甘,但并不影响吃喝拉撒睡,或许它们始终对自由抱着希望。

告别了童年和少年,渐渐懂得了鸟是我们的朋友,并主动打开笼门,因为对于它们来说,再精美的笼子也不如自由的天空和树林。